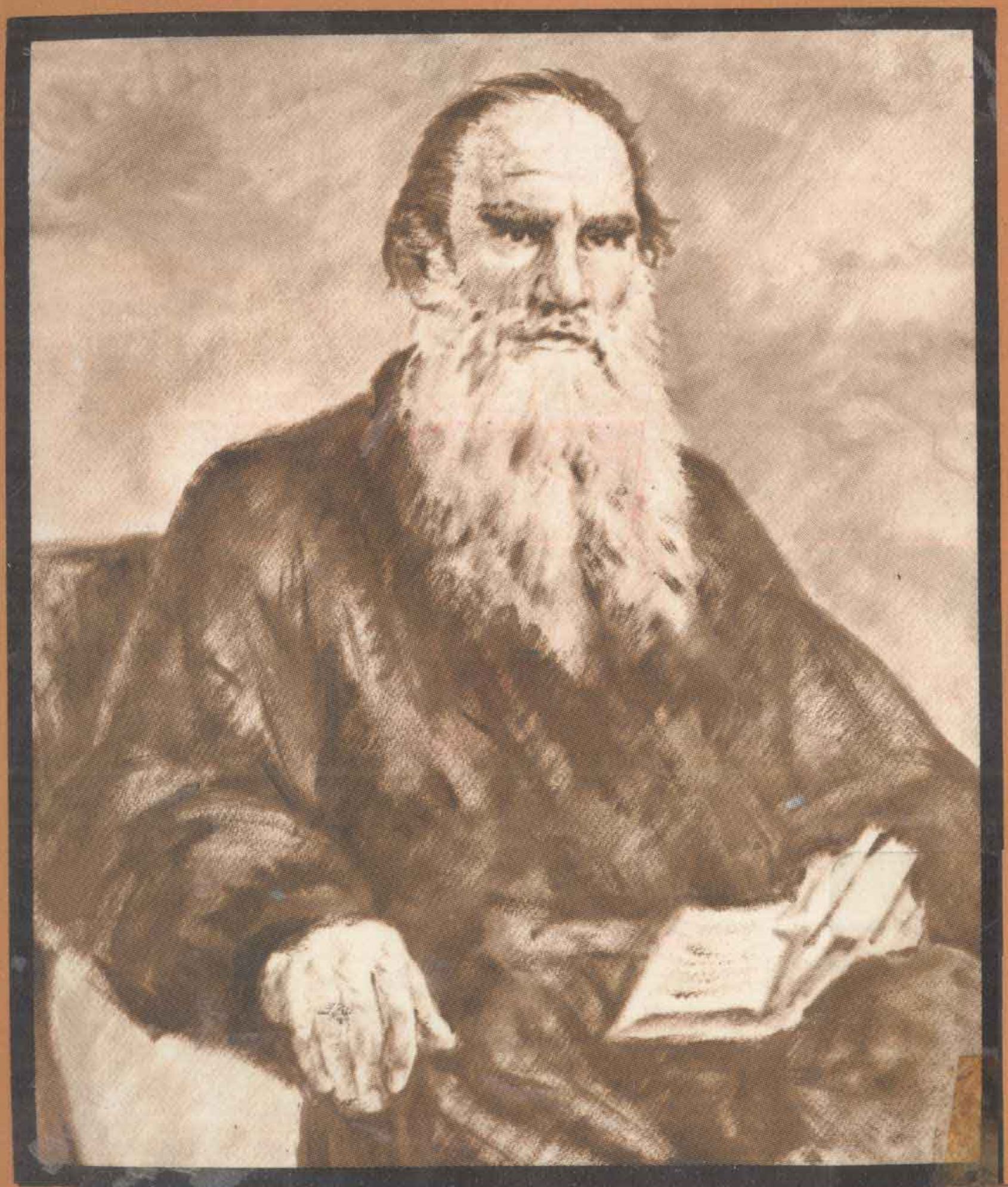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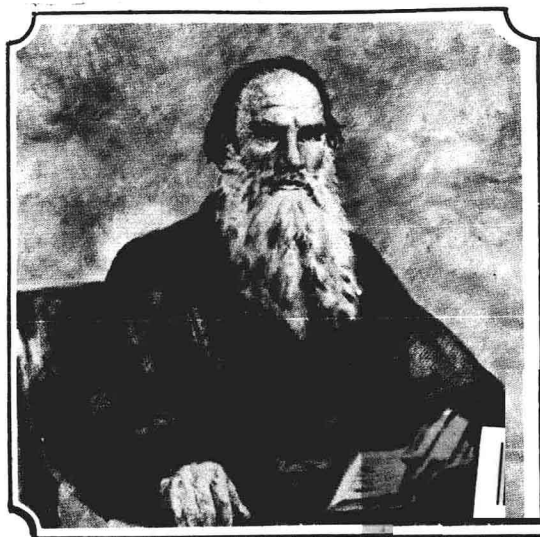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40

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 著





世界文學全集

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 著

遠景精選版

R41

安娜·卡列尼娜

世界文學全集 R④⑩

著者	托爾斯泰
編選者	遠景編輯部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2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 24—9 號
定價	新台幣 250 元 港幣 4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8 年 3 月
再版	中華民國 69 年 7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施切爾巴次卡雅公爵夫人認為在相隔尚有五個星期的大齋期之前舉行婚禮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大齋期之前連一半的嫁裝也來不及準備；但她不能夠不同意列文，認為在大齋期之後是太遲了，因為施切爾巴次基公爵的老姑母病很重，就會死的，到那時候，服喪會使婚禮更加延遲。因此，公爵夫人決定把嫁裝分爲一多一少的兩部分，同意了在大齋期之前舉行婚禮。她決定此刻把少的一份嫁裝完全準備起來，多的一份以後再陪送，她又因為列文不能夠認真地回答她，他是不是同意這樣，便對他很生氣。這樣辦是更方便了，因為年輕的夫婦要在婚禮以後下鄉，在鄉下並不需要那多的一份嫁裝。

列文仍舊處在那種心神散亂的狀態中，他彷彿覺得，他和他的幸福組成了萬有萬物的主要的唯一的目標，覺得他現在不需要想到或者考慮到任何事情，覺得別人正在並且會替他做好一切的事情。他甚至對於將來的生活也沒有任何計劃與目標；他聽別人去決定，他知道一切都會極其美滿的。他哥哥塞爾該·伊發諾維奇，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和公爵夫人指導他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他只須完全同意他們向他提出的一切。他哥哥替他借了錢，公爵夫人勸他在婚禮之後離開莫斯科。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勸他到國外去。他全都同意了。『假若你們覺得高興，你們想

怎麼做就怎麼做吧。我是幸福的，無論你們做出什麼，我的幸福是不會有所增減的，』他想。當他向吉蒂說到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要他們到國外去的勸告時，他因為她不同意這個並且關於他們將來的生活有她自己的確定的主張而很驚異。她知道列文在鄉下有他所愛的工作。他知道，她不但了解這種工作，而且也不願意了解。然而這並沒有妨礙她認為這個工作是很重要的。況且她知道他們的家要在鄉下，她不願到她不會去居住的國外去，她却要到他們的家所要在的地方去。這個確定地表示出來的意見使得列文驚訝。但是因為他覺得這都無所謂，他便立刻去請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下鄉去，憑他的豐富的趣味，去佈置他所知道的一切，好像這是他的義務。

『但是我要問你，』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在鄉下爲着這對年輕人的到臨佈置了一切，從鄉下回來之後，有一天他向列文說，『你有舉行過懺悔禮的證明書嗎？』

『沒有。那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這個就不能結婚。』

『哎呀，哎呀，哎呀！』列文叫着。『我看，我有九年沒有齋戒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你好呀！』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笑着說，『你還說我是虛無主義者呢！但是你知道這是不行的。你一定要齋戒。』

『什麼時候呢？還有四天了。』

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也辦好了這件事。於是列文開始齋戒了。對於列文；一如對於自己沒有信仰然而尊重別人信仰的人那樣，蒞臨、參與莊嚴的教堂儀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此刻，在他那對一切都敏感的和軟的心情中，這種虛偽的必要，對列文不但是痛苦的，而且似乎是全然不

可能的。此刻，在他生活的華茂之年，得意之時，他不得不說謊或冒瀆。他覺得他兩樣都不能夠做。但是雖然他向斯切潘·阿爾卡即耶維奇問過多少次，是否可以不齋戒而獲得證明書，斯切潘·阿爾卡即耶維奇都說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兩天的功夫——費你什麼事呢？他是個很可愛的聰明的老頭兒。他會拔掉你的痛牙，教你一點也不覺得。』

列文站着做第一次的祈禱時，他想在自己心中喚起他的青年回憶和在十六七歲時所體驗的那種強烈的宗教情緒。但他立刻便確認這對於他是全然不可能的。他想把這一切看作一種沒有意義的無益的風俗，類如拜客的風俗；但他覺得，就是這個他也辦不到。列文對於宗教的態度，和他的大部份同時代的人一樣，是最沒有確定立場的。他不能夠信仰宗教，而同時他又不能夠堅決地相信這一切是不對的。他不能夠相信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又不能夠漠不關心地把這只看作空洞的形式，因此，在這全部齋戒的期間，他一面做着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因而，像內在的聲音向他所說的，也是虛偽的不好的事情的時候，一面感到不安與羞恥的情緒。

在做彌撒時，他時而聽着祈禱，他想在祈禱上附麗一種和他自己的見解不相違背的意義，時而覺得他不能夠明白並且必須非難祈禱，他極力想不去聽祈禱，却去注意那些在他閑散地站在教堂時從他頭腦裏極生動地閃過的思想、觀察、與回憶。

他站完了全部早禱、夜禱，與晚上讀經的時間，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沒有喝茶，在早晨八點鐘就到教堂去聽早晨的經文，並且行懺悔禮。

教堂裏除了一個行乞的兵，兩個老婦人，和教堂差役們而外，沒有別的人。

年輕的執事，在薄薄的法衣下邊很清楚地顯出長脊背的兩半，來迎接了他，並且立刻走到牆

邊的桌前，開始誦讀經文。在讀經的時候，特別是在一再迅速重複讀『上帝饒恕我們』這句話，唸得好像『堯恕俄門』的時候，列文覺得他的思想是關鎖而且封閉起來了，現在不應該去觸動他的思想，不然便要產生混亂的結果，因此，他站在執事背後的時候，他沒有聽也沒有探究執事所說的，只繼續想到自己的事情。『她的手上有極多的表情，』他想，回憶着昨天他們坐在角落裏桌子旁的情形。他們沒有話談，在這個時候幾乎總是這樣的，她把手放在桌上，伸開又合攏，她看着自己的動作，笑了起來。他回想起他怎樣吻了這隻手，後來又怎樣細看玫瑰色手掌上的相交的紋路。『又堯恕俄門了，』列文想，一面劃着十字，鞠躬着，一面望着鞠躬的執事脊背的柔軟的動作。『她後來拿了我的手看紋路，她說：你的手好極了。』於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和執事的短手。『是的，現在快要完了，』他想。『不，好像又開始了，』聽着祈禱，他想。『不，就要完了，他已經在鞠躬到地了。在完結之前總是這樣的。』

執事用天鵝絨袖口裏的手暗暗地接受了一張三盧布鈔票，說，他要登記的，於是在空寂的教堂的石板上踏響新的靴子，走到祭壇的前面。片刻之後，他從那裏向外窺視並且向列文招手。一直關鎖到此刻的思想在列文的心中開始激動了，但他連忙趕走他的思想。『總要完結的，』他想並且向講經臺走去。他走上踏級，向右轉，看見了神父。神父是個小老頭兒，有稀疏的半白的鬚鬚和疲乏的善良的眼睛，他站在經臺旁翻着彌撒經。向列文微微地鞠了躬，他立刻開始用習慣的聲音誦讀禱文。完畢之後，他鞠躬到地，便向列文轉過臉來。

『基督不可看見地來在這裏聽您的懺悔了，』他指着磔刑像說。『您信仰神聖使徒的教會教給我們的一切嗎？』神父繼續說着，從列文臉上把眼睛移開，在肩帶下邊合攏着兩手。

『我曾經懷疑過，我還懷疑一切，』列文用自己也覺得不愉快的聲音說過，便不作聲了。

神父等了幾秒鐘，看他是不是沒有話說了，於是閉起眼睛，用迅速的伍拉濟米爾省的『O』的發音說：

『懷疑是人類的弱點所難免的，但我們應當祈禱，求慈悲的主加強我們的力量。您有什麼特殊的罪過呢？』他沒有絲毫間歇地又說，好像極力不要浪費時間。

『我的最大的罪過是懷疑。我懷疑一切，我大都是在懷疑中。』

『懷疑是人類的弱點所難免的，』神父重複了同樣的話。『您主要地懷疑什麼呢？』

『我懷疑一切。我有時甚至懷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覺地說，並且爲他所說的話的無禮而恐懼。但是列文的話對於神父似乎沒有發生影響。

『對於上帝的存在還會有什麼樣的懷疑呢？』他帶着幾乎辨別不出的笑容連忙地說。

列文沉默着。

『在您看見創造者的創造物的時候，您對於創造者會有什麼樣的懷疑呢？』神父用迅速的習慣的發音說。『是誰用光體裝飾天空的？是誰把大地包圍在它的美麗之中？沒有創造者，怎麼行呢？』他詢問地望了望列文說。

列文覺得和神父作哲學的討論是不相宜的，因此他只說了與問題直接有關的話作爲回答。

『我不知道，』他說。

『不知道嗎？那麼您怎麼能够懷疑上帝創造萬物的呢？』神父帶着愉快的疑惑說。

『我一點也不明白，』列文紅着臉說，並且覺得，他的話是愚蠢的，覺得在這種情況中他的話不會不愚蠢的。

『禱告上帝，請求上帝。就是聖父們也有懷疑，也請求上帝加強他們的信仰。魔鬼有大力量

，我們一定不要向他投降。禱告上帝，請求上帝。禱告上帝，』他連忙重複說。

神父沉默了一會，似乎在沉思。

『我聽說，您準備和我的教區居民和懺悔者施切爾巴次基公爵的女兒結婚了？』他帶着笑容又說。『是個極好的姑娘！』

『是的，』列文因爲神父而紅着臉回答。『爲什麼他要在行懺悔禮的時候問到這個？』他想。

於是，好像是回答他的思想，神父向他說：

『您準備結婚了，上帝也許要給您子孫，不是嗎？那麼，假若您不克服您心裏的那個引誘您不信仰的魔鬼的誘惑，您會給您的孩子們什麼樣的教育呢？』他帶着淡淡的譴責說。『假若您愛您的孩子，那麼，您做一個好父親，您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有財富，享受，光榮，您還要希望您的孩子獲得拯救，並且憑真理的光輝而獲得精神的上進。不是嗎？當您的天真的孩子問您：「爸爸！這個世界上使我迷惑的一切，——土地，河海，太陽，花草，——是誰創造的！」您要回答他什麼呢？難道您要向他說：「我不知道」嗎？您不能夠不知道，因爲主憑他的至大的慈悲向您展示了這個。或者您的孩子問您：「在來生有什麼等着我？」當您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您要向他說什麼呢？您要如何地回答他呢？您要讓他受塵市和魔鬼的誘惑嗎？這是不對的！」他說，把頭歪到一邊，用善良溫順的眼睛望着列文停住了。

列文此刻沒有回答，——不是因爲他不願和神父爭論，而是因爲沒有人向他問過這種問題，而在他的孩子們要問這些問題時，他還有時間去思索怎麼回答。

『您達到了人生的這種時期，』神父繼續說，『在這時候您必須選擇一條道路，必須遵守它

。禱告上帝，請慈悲的上帝幫助您饒恕您，』他結束了。『我們的主和上帝耶穌基督，憑他的恩惠與博愛，饒恕這個孩子吧……』於是說完了赦罪的禱文之後，神父祝福了他，讓他走了。

這天回到家裏時，列文感到一種高興的情緒，因為他的不舒服的處境完結了，而且不待他說謊就完結了。此外，他還留下一個模糊的記憶，就是，這個善良可愛的老頭兒所說的話完全不像他在開頭所設想的那麼愚蠢，其中還有些需要弄明白的地方。

『當然，不是現在，』列文想，『却是在以後的什麼時候。』列文此刻比以前更加感覺到，他心靈中有什麼不明白不清潔的東西，而對於宗教，他是處在那同樣的情形中，那情形是他在別人身上所明顯地看到而且所不喜歡的，他曾因為那種情形責備過他的朋友斯維亞日斯基。

晚間列文和他的許嫁者在道麗那裏時，他特別高興，向斯切潘·阿爾卡即耶維奇說出了他的興奮的心情，說他快樂，好像一個被訓練跳圈子的狗，這狗終於明白了要旨，做了要牠做的事，嗥吠着，搖着尾巴，狂喜地跳上桌子和窗臺。

2

在舉行婚禮那天，列文，按照風俗，（公爵夫人和達麗亞·阿列克三德羅芙娜堅持要遵守一切的舊風俗，）沒有看見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館裏和偶而在他那裏相聚的三個單身漢一同吃飯：一個是塞爾該·伊發諾維奇，一個是大學裏的同學現任自然科學教授卡塔發索夫，是列文在街上遇見時邀來的，一個是男傭相戚銳考夫，莫斯科的治安裁判官，列文的獵熊友伴。那餐飯是很愉快的。塞爾該·伊發諾維奇是在最快樂的心情中，很滿意卡塔發索夫的獨創性。卡塔發索夫覺得他的獨創性被看重被了解，並且誇耀着這個。戚銳考夫愉快地好意地支持着任何種類的談話。

『看吧，』卡塔發索夫由於在講堂裏所養成的習慣，拖長着字音說，『我們的朋友康斯坦清·德米特銳奇從前是個多麼能幹的人啊。我不是說到我們面前的這個人，因為他已經不是那樣了。在他離開大學的時候，他愛科學，他對於人性有興趣；現在他的一半的才能是用來欺騙自己，另一半是用來辯護這種欺騙。』

『我沒有看見過比您更堅決的反對婚姻的人了，』塞爾該·伊發諾維奇說。

『不，我不是反對婚姻的人。我却是主張分工的人。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做的人應該去製造子女，其餘的人都去促進他們的文化和幸福。這就是我的看法。有許多熱心的人要把這兩種職業混

合在一起，我却不是這種人。』

『當我知道了您在戀愛的時候，我會多麼快活啊！』列文說。『請您邀我參加婚禮呵。』

『我已經在戀愛了。』

『是的，和墨魚戀愛。你知道，』列文轉向哥哥說，『米哈益·塞妙內奇在寫文章論到營養和……』

『哦，不要亂扯了！論到什麼，那是沒有關係的。事實是，我果真愛上墨魚了。』

『但牠不會防礙您愛您的妻子。』

『牠不會防礙我，但妻子却會防礙我。』

『爲什麼呢？』

『您就是明白的。您歡喜田事，打獵哦——，您等着瞧吧！』

『今天阿爾黑卜來過，說卜魯德諾有許多麋鹿和兩條熊，』戚銳考夫說。

『哦，你們去捉牠們，不用我去了。』

『這是真話，』塞爾該·伊發諾維奇說，『但是你可以預先和獵熊告別了，——你的妻子不會准你去獵熊的！』

列文微笑着。他的妻子不准他去，這個假想他覺得是那麼愉快，以致他準備永遠放棄獵熊的樂趣。

『但他們去捉這兩隻熊，沒有您去，仍然是可惜的。您記得在哈皮洛佛的上一次嗎？那是極有趣的打獵，』戚銳考夫說。

列文不願破壞他的這個假想，就是，在沒有她的地方也會有什麼快樂的事情，因此他沒有說

話。

『和獨身生活告別的風俗是有意義的，』塞爾該·伊發諾維奇說。『雖然你是幸福的，你却仍然要惋惜你的自由。』

『您承認他像果戈理著作中的新郎那樣，有着想從小窗子裏跳出去的心情嗎？』威銳考夫逗趣說。

『一定是有的，但是他不承認！』卡塔發索夫說後，大聲地笑起來。

『呵，小窗子是打開的……我們馬上就到特維埃爾去吧！有一隻母熊，我們可以走到熊穴那裏。真的，我們搭五點鐘的車去吧！讓他們在這裏隨意去做什麼吧，』威銳考夫微笑着說。

『哦，說真話，』列文微笑着說，『我在自己的心裏找不到那種惋惜我的自由的情緒。』

『但此刻您心裏是那麼混亂，您什麼東西都找不到了，』卡塔發索夫說，『等一等，等您稍爲頭腦清楚一點，您就找到了！』

『不，就是現在，我也應該覺得，雖然是有我的感情（他不願在他們面前說——愛情）……和幸福，我也曾感到一點兒對於喪失自由的惋惜……可是完全相反，我却高興喪失自由。』

『糟糕！不可救藥的人！』卡塔發索夫說。『哦，我們乾一杯祝他的神志恢復吧，或者我們只希望他的夢想至少有百分之一實現吧。這就是人世間不會有過的幸福啊！』

飯後不久客人們就走了，好去換衣服參加婚禮。

賸下了列文一個人，回想着這些單身漢們的談話，列文又問自己：他心裏有他們所說到的那種惋惜自由的情緒嗎？對於這個問題他微笑着。『自由？爲什麼要有自由？幸福只在愛她，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自由，——這就是幸福！』

『但是我知道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和她的情感嗎？』有個聲音忽然向他低語。笑容從他的臉上消失了，他沉思着。忽然他有了一個奇怪的情緒。他感到恐怖和懷疑——對一切的懷疑。

『萬一她不愛我，怎麼辦呢？假若她只是爲了出嫁才嫁我，怎麼辦？假若她自己不知道她在做什麼，怎麼辦？』他問自己。『她也許頭腦清楚的，並且正在結婚的時候明白她不愛我，決不能够愛我。』一些關於她的奇怪的最壞的思想開始來到他的心中。他像一年前那樣地嫉妒佛隆斯基，好像他看見她和佛隆斯基的那個晚上就是昨天。他疑心她沒有向他說明一切。

他迅速地跳起來。『不，這樣是不行的！』他絕望地向自己說。『我要去看她，去問她，向她說最後的一次：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就保持着這樣不更好嗎？一切都比永久的不幸、恥辱與不誠實好！』他帶着內心的絕望和對一切人、對自己、對她的怨恨，走出了旅館，坐了車去看她。他在後房裏找到了她。她坐在箱子上，吩咐女僕做事，清理着散置在椅背和地板上的成堆的各種花色的衣服。

『呵！』看見了他，她歡喜得滿臉光輝地叫起來。『你怎麼，您怎麼？（這幾天她時而稱他「你，」時而稱他「您。」）我沒有料到啊！我在清理我的舊衣裳，看看什麼樣的給誰合式……』

『阿？這很好！』他愁悶地望着女僕說。

『去吧，杜尼亞莎，我等一等再叫你，』吉蒂說。『你有什麼事情？』女僕一出去，她就問，斷然地稱他『你。』她看見了他的奇怪的興奮的愁悶的臉，她覺得恐怖。

『吉蒂！我心裏難受。我不能够一個人受苦，』他站在她面前，哀求地望着她的眼睛，用絕望的聲音說。他已經從她的多情的誠篤的臉上看出來他所要說的話不會產生任何結果，但他仍然

需要她親自來改變他的意見，『我來要說的，是時機還沒有過去。這一切還可以停止，糾正。』

『什麼？我不明白。你有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說了上千遍、我不能够不想到的事情，……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能够答應嫁我的。你想想吧。你錯了。你好好地想想吧。你不會愛我的……假若……最好你說吧，』他不望着她說。『我將來是不幸的。讓大家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一切都比不幸好……最好是現在，此刻還來得及……』

『我不明白，』她驚惶地回答，『就是說，你想要翻悔了……不願意了嗎？』

『是的，假若你不愛我的話。』

『你發瘋了！』她因為惱怒而紅了臉叫着。但他的臉色是那麼可憐，以致她約制了自己的惱怒，從椅子上拋開一些衣服，向他坐得更近。『你在想些什麼！通通告訴我吧。』

『我想你不會愛我的。你為什麼會愛我呢？』

『我的上帝！教我怎麼辦呢？……』她說，哭起來了。

『呵，我做了什麼事情！』他叫起來，跪到她面前，開始吻她的手。

當公爵夫人五分鐘後進房時，她發現他們已經完全和好了。吉蒂不但使他確信了她愛他，而且甚至回答着他的問題——她為什麼愛他，向他說明了為什麼。她向他說，她愛他，因為她了解他的一切，因為她知道他喜歡什麼，因為他所喜歡的一切都是好的。這在他看來是十分明白的。當公爵夫人進來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並排地坐在箱子上，清理衣裳，爲了吉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時她所穿的一件棕色的衣裳給杜尼亞莎而爭論着，他堅持這件衣裳不要給人，另給杜尼亞莎一件藍的。

『你怎麼不明白？她是個褐色皮膚的女子，這件衣裳對她不稱……這一切我都想到過了。』公爵夫人知道了他爲什麼來到這裏，便半玩笑半認真地生氣了，打發了他回家去換衣服，免得他妨礙吉蒂梳頭，因爲梳頭的查理就要到了。

『她這幾天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長得憔悴了，你還在用你的廢話打擾她，』她向他說，『走吧，走吧，親愛的。』

列文，自疚，羞慚，然而鎮靜，回到了自己的旅館。他哥哥，達麗亞·阿列克三德羅芙娜，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都穿了全副的禮服，在等候着用聖像祝福他。一點時間也不能耽擱了。達麗亞·阿列克三德羅芙娜還要坐車回家去接她的搽了膏油捲了頭髮的兒子，他要捧着聖像伴隨新娘。還要派一輛車子去接男僕相，另外一輛送塞爾該·伊發諾維奇的车子要趕回來……總之是有很多的極複雜的要考慮的事情。有一件是無疑的，就是不能够再有耽擱，因爲已經是六點半鐘了。

在用聖像作祝福時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在滑稽而又莊嚴的姿勢中和他的夫人並排地站着，拿着聖像，吩咐列文鞠躬到地，帶着善良的嘲弄的笑容祝福了他，吻了他三次；達麗亞·阿列克三德羅芙娜同樣地做過，立刻忙着要坐車走，却又耽擱下來調度車輛。

『哦，我們要這麼辦才行啊：你坐我們的車去接他，還有塞爾該·伊發諾維奇，請他坐車去了之後再派車子回來。』

『當然；我很樂意。』

『我們馬上就同他來。箱子送走了嗎？』斯切潘·阿爾卡卽耶維奇說。

『送走了，』列文回答後，便吩咐庫倚馬拿衣服給他穿。

3

有一羣人，大部份是婦女們，環繞着爲了婚禮而燈火明亮的教堂。那些沒有能够進到裏邊去的人擁擠在窗子外邊，推攘着，爭吵着，隔着窗格子向裏面窺望。

有二十多輛馬車已經由警察指揮着順街道排成行列。一個警官，不怕嚴寒站在門口，穿着制服，很漂亮。還有馬車不斷地來到，時而是佩帶花朵提起曳裾的婦女們，時而是脫着軍帽或黑禮帽的男子們走進教堂。在教堂裏邊已經點着了兩個枝形蠟架和有聖幃的聖像前的全部蠟燭。聖幃的紅地上的金光，聖像上的金色凸雕，枝形蠟架與蠟臺的銀質，地上的石板，地氈，唱歌席上邊的教旗，經壇的階級，舊而發黑的書，祭服的下身法衣，——這一切都被燈光所照浴。在溫暖的教堂的右邊，在有燕尾服與白頭結、制服與花緞、天鵝絨、絲綢、頭髮、花朵、袒露的肩膀與手臂、和長手套的人羣中間，進行着有節制的生動的談話，話聲奇怪地響達高高的圓屋頂。在每次聽到開門的響聲時，人羣中的談話就停止了，大家都回顧着，期望看見進來的新郎和新娘。但是門已經開了十多次了，每次都是遲到的、加入右邊被邀請的人羣中的一個客人或一些客人，或者是逃過了或說動了警官、加入左邊陌生的人羣中的旁觀者。親戚們和外人都等待得不耐煩了。

起初他們以爲新郎和新娘立刻就會到的，毫不在意他們的遲延。後來他們更頻頻地向着門看